

蘇聯文學譯叢

大家庭的故事

貝 林 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大家庭的故事

蘇聯 貝 林著

楊 綺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大 家 庭 的 故 事

著 者 貝 林

譯 者 楊 綺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103 字數. 191 000

開本. 762×1067 1/25 印張. 10 $\frac{4}{5}$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8 000 冊

1—8 000

定價 一元一角五分

(進口紙本)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中 和 印 刷 廠 製 版

協 記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鳳陽路一二七弄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PAVEL BEILIN

A Story
About One
Big Family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4

內 容 提 要

本書用文藝體裁描寫了作者在烏克蘭馬加羅夫醫院建立保護性醫療制度，把辯證唯物論的巴甫洛夫學說貫徹到臨床醫學中去的故事。推行這個制度的初期，他們遭到了一些困難和阻撓，但是在黨的正確領導和積極支持下，他們齊心協力，抱着崇高的目的，終於戰勝了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的醫學學說，糾正了片面局部的醫療觀點和作風，從而把這個制度推廣到蘇聯各地，在人類醫學史上創造了輝煌的成就。

大家庭的故事

我在執行視察任務的期間，來到了馬加羅夫醫院。我心裏有個祕密的企圖，希望我自己的科學工作的計劃能夠引起當地醫師們的興趣。我希望贏得他們的同情，在他們的協助之下，大胆地實施那個計劃。我充分相信，我的計劃是有前途的，如果能夠實現的話，我們對於伊凡·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的學說就會有些小小的貢獻。我出發執行任務的時候，指望在那個醫院裏碰到一些熱情而敏感的人。這種想法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我對那兒的主任醫師彼得·安特列也維奇·拉戈達和外科醫師雷伊莎·摩赫塔羅芙娜·塔加也娃兩人，事先已經有了一些了解。

雷伊莎·摩赫塔羅芙娜是塔什干醫學院畢業的，一九四二年得到學位之後，立即參加軍隊，在軍隊裏遇見了彼得·安特列也維奇。當時他是一個醫療營的外科主任。整個戰爭期間，他們倆都待在一起。

當勝利的禮砲在莫斯科上空迴響的時候，彼得·安特列也維奇和他的妻子復了員，一起回到雷伊莎·摩赫塔羅芙娜的家鄉塔什吉斯坦。他們兩個人在蘇拉巴煤礦地區做了兩年醫務工作。雷伊莎·摩赫塔羅芙娜染上了熱帶瘧疾，病得非常虛弱，醫師勸她遷地休養。她就跟她丈夫一起搬到了烏克蘭，之後又從烏克蘭的基輔給派到馬加羅夫醫院去工作。彼得·安特列也維奇被派作主任醫師，

他的妻子被派作外科醫師。

馬加羅夫醫院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印象，我們巡視完畢之後，彼得·安特列也維奇邀我上他家裏去。他們的住家就在醫院的房裏，佔着三個寬大的房間，佈置得非常樸素，幾乎像是沒人居住的。起坐間的牆上擺滿了一排排的書籍。

主任醫師的母親，費奧多西亞·阿基莫芙娜，有七十歲了，身量瘦小，滿臉皺紋。她忙着手擺飯桌。彼得·安特列也維奇跨進起坐間，就朝着早已坐在桌子旁邊的妻子走去。蕾伊莎·摩赫塔羅芙娜的臉像是東方人；她那剪得短短的頭髮往上梳着。她的顴骨相當高，也許就因為這個原故，她即使在沉思的時候，也像是在微笑。費奧多西亞·阿基莫芙娜先擁抱了她的兒子，再擁抱了蕾伊莎·摩赫塔羅芙娜，看着這位老太太臉上的表情，你簡直講不出她是在笑呢還是在哭，或者是又笑又哭。老太太擦盤子的時候，注意到一隻盤子上面有一條裂縫，覺得非常難過。彼得·安特列也維奇看到她那副模樣，笑了笑。

「媽媽有一個水桶和一盞油燈，都用了五十多年啦。水桶只換過一次底。家裏丟了或者壞了一件東西，總叫她受不了。」

蕾伊莎·摩赫塔羅芙娜調皮地向主任醫師瞥了一眼。

「彼得·安特列也維奇恰巧享受了他母親的細心。這一點對於他的工作倒很有幫助。他還從他母親身上享受了對於醫學的愛好。」

彼得·安特列也維奇擁抱了他的母親。

『你還記得嗎，媽媽，我摔進冰洞裏，招了涼的時候，你是怎麼把我治好的？』

『我哪能忘掉！』他的母親回說。

『講給我們聽聽吧，』我要求說。『準是非常有趣的。』

『那的確是一種極好的治療方法，』彼得·安特列也維奇代他的母親回答說。『媽媽先把蕎麥稈子鋪在炕上，再澆上克伐斯酒^①，然後把我的衣服脫光，叫我趟在麥稈上面，用被子把我蓋好。

晚上，克伐斯的蒸氣一直透進我的骨髓，第二天早晨，我就完全恢復了。真是一個極好的土法子！』

彼得·安特列也維奇把他父親的悲慘的身世告訴了我。爲了掙錢過活，他父親不得不從家鄉走到幾百公里之外的赫爾松省去。有一次，他帶了彼得·安特列也維奇同去，那時候彼得只有八歲。那是春天五月裏的事情。白天太陽晒得火辣辣的，可是空氣還很潮濕，土地也跟往年不一樣，融化了的雪，吸收得特別多。

走了這麼艱難的長路之後，老頭兒的氣力差不多都用盡了，於是他汗流浹背的躺在潮潤的草地上，睡了幾個鐘頭。他醒來的時候，知道自己不行了。他的眼球充血，臉如死灰，呼吸困難，還覺得胸口發痛。他艱難地爬起來，像喝醉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了幾步，又摔倒在地上。他躺在那兒，頭也沒抬起來，對孩子說：『看樣子我得死在這兒啦，小兒子！』

路過的農民們把父親抬到最近的市鎮，送進醫院，他就死在醫院裏。有幾個人把父親的衣服和靴子賣掉，替這個喪父的孤兒買了一張火車票，讓他回家。

① 蘇聯的用裸麥釀製的啤酒。

飯後，我們坐着談了很久。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討論我那個需要共同實現的科學工作。

『你認為怎麼樣，呃？我們要不要嘗試一下？』

彼得·安特列也維奇站在房間當中，考慮着這件事。從這個圓臉盤、嘴巴長得很漂亮的、高大而質樸的人身上，到處都可以看出頑強固執的樣子。

『科學工作不是我的拿手。我從沒有做過調查研究工作。假如一無結果的話，又怎麼辦呢？』

『那麼你就會發憤，更熱情地投入工作。說到頭，當初你把這個醫院辦得這樣好，也遭遇到一些困難，可是你並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呀。』

*

*

*

我準備離開的時候，天下起雨來了。我坐的汽車停在離醫院有一哩光景的大路上。彼得·安特

列也維奇把他的雨衣借給了我，請護士紐西亞·貝爾那多維奇送我：我上了車子就把雨衣交給她。

這個年輕女子的皮膚微黑，臉頰紅潤，一雙非常熱情的深藍色眼睛從淺藍的頭巾下面盯着我。我們在高高的白楊樹下溜滑的小路上走着，她不時落在我背後，又利落地跳過泥水潭，趕了上來。

『你認為怎麼樣，我們醫院裏的情況都正常嗎？』她問道。

『比別的醫院好一些。』

『那麼說來，你到過的醫院不少嗎？』

『不少。那是我的工作。』

『我們的好一些嗎？』紐西亞挨近了我。『你有沒有跟我的病人談過話？你看了他們嗎？』我原以為只有醫師才說『我的病人』。這兒的護士居然也說『我的病人』。

『你的病人在醫院裏哪一個部分呀？』

『在樓下，在底層的大病房裏。就拿加里亞·伏隆柯來說吧，她跟進院的時候完全兩樣了；是我慢慢地把她救過來的。我原以為她不會活啦。她的臉色發紫，連呼吸都停止了。愛侖娜·彼得羅芙娜·丹妮洛娃，我們病房裏的主治醫師，也非常替她擔心。到下面這條溝上來；這兒不太濕，去年的樹葉還在呢。』

『是啊，我知道是你把伏隆柯救過來的。那個病人很感激你，』我說。紐西亞聽了非常得意。

『真的嗎？啊，你瞧！』紐西亞的眼睛裏放了光。她靜默了一會兒，接着心不在焉而又自信地說。『任什麼工作我都幹得。我能做一個農業小組長，擠牛奶的，或是食堂裏的服務員；有人還叫我到集體農莊的管理處去工作。但是我喜歡幫助不幸的人。譬如說吧，生病的人。幫助別人是最愉快的。』它是一種使人興奮的職業。我就爲了這個原因才做護理工作。只不過你要爲病人服務的堅強志願，經常爲病人保持着笑容，病人也就會熱愛生活啦。以前我們這兒有一個老是陰陰沉沉的護士。她老是毫無理由地找人吵嘴。她喃喃咕咕，滿肚子牢騷。我真弄不懂那種人。你應該叫病人快活才對。請問訓練成一個護士是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需要什麼條件呢？』

我在車子裏脫掉雨衣，交給紐西亞。

『需要什麼條件呢？只需要像你那樣的一顆心，紐西亞。』

汽車上兩條噤噤發響的括水板括平了擋風玻璃上湍急的雨水。漆黑的、閃閃發亮的柏油路消失在雨幕裏面。一條條斷斷續續的雨絲，飛快地在前燈所發出的兩道亮光裏穿過。

我決定以後要常來這個醫院，不僅是隨隨便便的視察一下。如果必要的話，每星期來一次，來兩次。在這個友好的醫師拉戈達的家裏時，我開始了解，為什麼這個醫院的工作進行得這樣順利。這裏的人們已經經歷了我們時代的嚴重考驗，正把他們所有的一切投入工作。

*

*

*

那一天，我還去看了馬加羅夫區黨委書記羅辛。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快要離開了。看情形，他們剛開完會，因為椅子拖得很零亂，桌子上擺着零零落落的便條紙，瓶裏的水也喝光了。

羅辛的個子長得不高不矮，因為經常在灼熱的太陽底下奔走，臉給晒成了古銅色。他有着一頭濃密而蓬鬆的淡黃頭髮。我看到他忙着手把文件收進書桌，鎖好抽屜，整理桌上的鋼筆、墨水缸和鉛筆。最後，他把桌面上的玻璃板挪動了一下，擺得端端正正。

羅辛熱烈地歡迎我，彷彿把我當作一個期待已久的朋友似的。我說我來看他只有一個目的：彙報我所視察的醫院給了我很好的印象，並且使我非常滿意。

『沒旁的嗎？』羅辛說，揚起了他那給太陽晒得變了色的眉毛。

『沒有。』

『未免太差勁啦，』羅辛笑着說。

他那張飽經風霜的臉上呈現出一副坦率的神氣，他的眼睛非常堅定，顯露了堅定的意志，你看到他那張臉和那雙藍眼睛，很容易聯想到他在麥浪起伏的田地裏，或者在陽光明媚的蔚藍天空下的情景。

羅辛參加共產黨的時候，只有二十三歲，他當時指揮一個迫擊砲隊。

一九四二年，他胸部受了重傷，在先前由於輕傷而獲得的兩枚紅袖章上面，加了一枚黃袖章；他在砲隊裏經受了戰爭初期的種種考驗，以他的勇敢、純潔的誠實和無微不至的關心贏得了部下的愛戴，可是這次他卻不能回到原部隊去作戰了。

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從高級黨校畢了業。他在戰爭年代所表現的優良品質，在參加黨的工作時有了長足的進展。他在激發人們的熱情、領導人們的方面，有一種得天獨厚的才能。只要羅辛參與一下，本來好像非垮不可的事業馬上有了轉機，工作就突飛猛進了。正好比毫無經驗的畫家的一幅圖畫，在藝術大師舉筆一揮之下，獲得了生氣一樣。

他幫助人家的方式也是獨特的，顯得很隨便，有時候甚至像是偶然的。

我向羅辛解釋，為什麼用寥寥幾句話來彙報醫院的情況。

『時候已經不早啦，你剛開了會，一定很累。』

『剛才的會議是討論機器和修理方面的問題；比起醫學來，也許是次要的。』

歇了一會兒，羅辛突然談到另一個題目上去，很明顯，他在這個題目上已經考慮了很久。

『我要坦白地說，大夫：我們的醫學比別的科學落後啦。拿農業上的東西來做個比喻，我們的醫學幾乎還停留在簡單的收割機的水平上，可是很久以來，我們已經在使用聯合收割機來收莊稼了。』

羅辛等了一會兒，讓我提出反對的意見。

『那是對醫學缺乏信心的表示。很多人在不生病的時候都有這種想法。我們不是有了鏈黴素和青黴素嗎？』我提起心裏想到的東西說。

『那只是些個別的藥品，』羅辛堅持說。『我明白醫學是個複雜的問題，尤其是現在，在我們的國家裏。你要知道，人們都過着更好、更合理、更幸福的生活，因此他們都希望活得長些，不生病；即使生了病也希望恢復得更快些，並且還希望擺脫身體上的任何弱點。你可不能管這些叫做空想啊。』

『慢着！』我說，我簡直不能遏止我的詫異。『這一切已經超出了聯合收割機的水平……在目前講來，這一切還不能實現。』

『爲什麼不能？』

『研究院正在調查研究，想辦法……』我含糊地說。

羅辛打斷了我的話。

『研究院！可是醫院又怎麼樣呢？就拿你認爲很好的我們的鄉村醫院來說，又怎麼樣呢？』

『到目前爲止，這些醫院裏只有一些做實際治療工作的普通醫師。』

『不錯，是一些普通的醫師，』羅辛又插嘴說。『不過有時候——我引用斯大林的話來告訴你——在科學界開闢新道路的，不一定是科學界的著名人物。而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米丘林和齊爾科夫斯基是致力於實際工作的人。在這個村莊裏，我們具備了一切有利於推廣科學的條件。我們有的是能夠担任科學工作的人。有的是必要的資金。還有供實驗用的動物，這些東西集體農莊自會安排好的。這一片處女地應該開墾起來。並且是多麼豐饒的處女地啊！一片海洋似的、沒有發掘的潛力！你明白，我們得擴展科學戰線。那是第一件事。』他的銳利的眼睛直盯着我，彷彿已經看穿了我那天觀察時的計劃。

『你是科學工作者、外科醫師、醫學院的助理人員，你把這件工作担任起來吧，』他說。『你掌握了一切有利條件……』

『至於第二件事呢？』我興致勃勃地問道。

『第二件？』羅辛沉思了一會兒之後說。『也許第二件是比較主要的。當然啦，我不談醫學方面的技術問題。我完全是個門外漢。我要談的是外表上看得出來的事情。爲什麼臨床診斷的時候，一個大夫有一種說法，第二個大夫有第二種說法呢？這樣把病人弄得莫名其妙。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來說，我的孩子害病時，三位大夫就有三種不同的診斷。會得出什麼結論來呢？』

『很明顯，結論是始終認定一位大夫，請他治療，』我滿有把握地、很快地回答說。

① 齊爾科夫斯基 (K. E. Tsiolkovsky 1857—1935)：俄羅斯優秀的科學家、發明家。

羅辛搖搖頭。臉上顯出了不以爲然的神情。

『問題不在那裏。』

『在什麼地方呢？』

電話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是羅辛家裏打來的，說是在等他回去吃飯。他邀我一起到他家裏去。

『是不是要找個機會，聽聽第四位大夫的診斷？』我問道，拿他的邀請開個玩笑。

『絕對不是，』他回說，眼睛裏露出一絲譏刺的光芒。『只是在飯後喝茶的當兒，慶祝新的大夫並沒有帶來新的憂慮。』

我們走到街上。天空裏最後一些碎雲都消散了。樹葉上的雨珠在月光底下閃閃發亮。花壇、青草和小樹叢的香味，經過雨水的沖洗，在空氣中飄盪着，一陣陣的撲來。

黨委書記的紅瓦頂、窗口擺着花盆的住家，就在即將建築新醫院的工地旁邊，眼前工地上只有一堆堆的磚頭、木板和翻起來的泥土。

『這就是新醫院的工地——七排房屋。簡直要成爲一座十全十美的宮殿啦！大夫們的住宅要造在橫街拐彎那兒。』

我們在那兒默默地站了不久。接着，羅辛又提到剛才在區黨委辦公室給打斷的話題。

『你問會得出什麼結論來嗎？問題不在於認定一位大夫，請他治療。大夫們的說法所以不一致，是因爲他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統一的、協調的醫學觀點，沒有作爲研究根據的鞏固基礎。那就

是問題的癥結所在。當然，你已經看過那份摘載巴甫洛夫論文的真理報……你們應該採用巴甫洛夫的觀點。』

『我從沒有懷疑過巴甫洛夫的觀點，』我說，『如今問題在於怎麼把巴甫洛夫的學說應用到實際醫院工作上去，可是我們卻以一般性的語調來談論它。大家都在談論介紹巴甫洛夫學說的好處，談論它的極端重要性，可是該怎麼介紹呢？怎麼根據巴甫洛夫的學說來具體應用呢？空口說白話是再簡單不過的。然而我們需要的是實際調查，可不是嗎？我們要大規模地、集體化地來搞。』於是，我並沒有洩露我自己的計劃，加上一句說：『馬加羅夫醫院的大夫們也要參加這些調查研究的工作。』

在那間燈光明亮、陳設簡樸的房間裏，羅辛的妻子親切地接待我們。她年紀很輕，身材苗條，神情愉快，穿着一套有紅鈕扣和紅領子的便裝。桌子上鋪着一塊雪白的、綉花的台布，擺着刀叉、相料瓶和一隻用餐巾遮好的麵包籃。

角落裏的地毯上，有一個男小孩坐在許多玩具中間嬉耍，他那雙圓圓的眼睛跟他爸爸的一樣，也是淺藍色的，驚異地望着周圍的一切。他發出一些時而表示快活、時而表示不高興的聲音，竭力想把一個相當大的賽璐璐玩具塞進嘴裏去。瞧他那股拚命的勁兒，就知道他下定決心，非把那個玩具囫圇吞下去不可。

這時候，羅辛肩膀上搭着一條毛巾，在浴室裏洗過手出來了。我從孩子身上掉過眼睛，詢問地瞅着那位爸爸。